

一千九百三十年五月五日

嶺南青年

第廿八卷 第六期

廣州嶺南大學學生基督教青年會

嶺南大學基督教青年會

二十六週紀念詞

嶺南大學青年會，原始為基督教學生會，意推意廣，漸成爲服務母校與鄉村事業一偉大之團體；無論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學生，一體合作，即職員之年事已長而仍帶着青年思想與精神者，皆可參加；其會務之年盛一年，嶺南青年週刊均有記載，事實具在，本無庸余辭贅。去年本會舉行二十五週年紀念，今年復又舉行二十六週年紀念；校內青年，努力籌備，并強余作一文。余以爲青年會之生命，基督教之生命也，亦即嶺南大學之生命也！凡我會員，如能保此生命，則可由十年，百年，至千萬年；如其失此生命，則朝不保夕。無論政治、學術、社會、宗教，以至一切團體，發起者幾何？存在者幾何？余自始爲本會發起人之一，彼時以學生而兼教職員，至今過若干年，而仍得參加本會，隨諸青年之後，自以爲吾生之幸；故喜而爲之辭。

鍾榮光一九二五、二五南大。

論壇

三湊四合的獻禮

徐景元

此次青年會廿六週紀念，承他們向我徵文，

本來不配說什麼話，又不慎說那類「頌善禱的話頭」，又以爲這類話一定多着。以湊合這句不合時宜的「頌善禱的話頭」，中，聊備一格，敷衍過去罷。

(一) 雜誌第二次全副教育大會期內，有人口說把國內基督教青年會所收回。這一個提案引起過劇烈的辯論。雖然結果否決，可是這事端一開，恐怕青年會從此多事。我希望我這一句話能做過慮，然而在這紀念典禮當中，爲着鎮壓邪惡起見，我且掣起戴季陶先生幾句話來做法寶：

基督教青年會之貢獻於中國社會者至多五大：余雖非基督教信者然對於基督教爲衆犧牲性爲社會服務之博愛精神與青年會之科學的組織深致其敬佩余之所希望者第 基督教青年會必須極力發揚中國固有之民族精神尊重中國固有之民族道德俾基督教青年會得成爲信奉三民主義之中國國民的團體第二中國其他之宗教社會慈善等團體必須力求進步採用基督教青年會之科學組織與方法謀合作夫然後社會之進步可得國家之建設可成而世界和平民生樂利可得而期矣……(此段文字係轉錄廣州青年第廿一屆徵求特刊的原文係用方格書字，未加標點，故仍其舊)

以上是我第一個獻禮。

(二) 個獻禮，要借中華基督教文社季刊「一羣」第二期——最後的一期來說幾句話，他

的緊要啓事有：「本社因受環境影響，工作陷於停頓狀態，爰由執行委員會議決，以爲與其徒擁虛名，無補實際，不如當機立斷，養晦待時……」又該刊登載「本社停辦經過情形說……」我們見到這種情形，就覺得爲中華基督教文字前途計，莫如把文社取銷了，使真正熱心于基督教文學事業的人，能自由由從清潔乾淨的環境中，創爲光明偉大的工作，絲毫不如舊時的成見所牽制，和向有的惡劣印象所妨碍。……這一種



本會會所懷士堂

出于愛護基督教文字事業的真情的舉動，其間所包含的不得已的苦衷，當爲本社社員及愛護本社的各界明達所共諒的。就形式上和物質上看來，我們似乎是失敗了，但在精神上我們却但見有勝利而談不到什麼失敗「不失敗」。——括弧是著者加上的——今後中華基督教文字事業的趨勢如何，成功如何，全在我們各地同志如何努力了；這一份責任，我們要用全力肩荷，不稍懈怠，不稍退縮。希望再過數年，中華基督教文字事業能有燦

爛的光彩發現，那末，今日我們暫時的痛楚爲大有價值了。」

以上將所引該社的經過情形，自然是該社結束的報告，也可以算做該社的訃文，又該社結束的議決案第一條：「本社所存餘款一千數百元交由中華基督協進會保管以備將來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重振旗鼓之用」。這一個議案，無異是該社宣言有這部遺產，留做孤孤之用。我借這這獻禮當中，說幾句滑稽話順便做該社的誄詞：我總不明白該社這回爲什麼「自尋短見」，有千把塊錢還不能說一次痛痛快快的話，而偏多花這幾塊錢，說這一大堆不痛快的話，既然把訃文發出來了，又不能將「自尋短見」的理由說明，聽旁人(同人)替你報仇。而「牧者」先生只管唱他：「我對於今後基督教文字事業界的一線希望」而其中說到：「……當教會團體每次徵文的時候，我雖然不能完全得着拜讀的機會；但是我所曾經拜讀過的幾次徵文，却沒有一次不是使人大失所望，深歎教會內人材何以竟至如此缺乏。而「李提摩太徵文」兩三年來，竟沒有一個可當榜首的人，更是使人長太息了。……(1) 教會團體今後當注重扶助文字布道事業；(2) 基督教文字機關當多印行合乎時代需要而又能促進基督教事業的出版物，並須注意培植後起文字人材；(3) 基督教文字事業界，今後當努力創作完滿的著作物，以供教內外的需求。這一番話誰也不致於反對，不過你爲什麼不就你這千數百元遺產作個「背城借一」儘管說你的「希望」，我認你是「自尋短見」，也許不算挖苦吧。

還有「秋小」先生著的「自由與自製」的一篇文章……說得露骨一點，「批評」啊，「攻擊」啊，不過是「打倒」的別名；共產氣味的「打倒」二字今日不很適用了，於是改喚「批評」「攻擊」等字樣，實則首底裏仍是老套兒，多少會有共產的餘毒在裏頭。……「這樣的見解，真是難怪牧者先生有：「兩三年來竟沒有一個可當榜首的人，更是使人長太息了」之嘆！「秋小」又說：「友人霍德進博